

甘肃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三十周年献礼演出

剧本选辑

第 二 辑

演出办公室编

〇年二月

PDG

编 者 说 明

一九七九年，我省先后分三轮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活动，同时还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剧本的征文活动。一年来，经过民主评选，出现了一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剧目。除话剧《西安事变》已经公开出版，舞剧《丝路花雨》和京剧《南天柱》将由省出版社公开出版外，我们现在把其余的作品编印成三个专集。第一集有秦腔《白衣姐妹》、歌剧《动荡的巴里坤》；第二集有独幕话剧《杏子黄了》、陇南影子腔《中秋月儿圆》、高山戏《请婆婆》；第三集有独幕话剧《娜木佳的节日》、小戏曲《挑女婿》、《车铃》。

我们编印这几个专集的目的，在于供我省表演艺术团体选排和交流创作经验，进一步繁荣全省的戏剧创作。我们这次选编的剧目除《娜木佳的节日》是征文外，其余都是参加献礼演出的剧目。在调演之后，有些剧目的作者作了一些修改，有些仍然是当时的演出本。这些剧本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想通过演出实践和内部交流，以便能更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把剧本进一步加工修改好。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编选工作中难免会有一些差错，敬希提出批评指正。

编 者

目 录

杏子黄了（独幕话剧）……………张世元 黎廷刚（1）

中秋月儿圆（陇南影子腔）……………张方 杜自勉 李迟（31）

请婆婆（高山戏）……………杨夫锐（57）

杏子黄了

时 间 一九七六年夏。

地 点 陇东山区。

人 物 小 凤——十四岁，刘仲民之女。

韩爷爷——七十一岁，五保户。

小凤妈——三十多岁，生产队长。

会 计——二十多岁，生产队会计。

二 嫂——二十多岁，社员。

刘仲民——四十岁，公社书记。

满 囤——四十多岁，饲养员。

〔幕启：刘家的院子。右侧有房。一道土墙，墙后是二嫂家院子。一枝杏树枝伸过墙来，杏满枝头。墙的中部有一齐肩高的缺口。〕

〔小凤在墙根磨镰。韩爷爷拄棍上。〕

韩爷爷 （望着小凤，轻轻地叫了声）……凤！

〔小凤仍在磨镰。〕

韩爷爷 小凤！

小 凤 （迎过去）爷爷，快坐下。

韩爷爷 小凤，来，让爷爷再看看你。（抚摸着小凤的头发）唉，我看着你爸长大了，又看着你长大了……想不到，真想不到哇！

小 凤 爷爷，你咋了？

韩爷爷 （掏出钥匙）小凤，把这交给你妈。

小 凤 不！爷爷，你又要走？（着急地大声喊）妈！……
妈！

韩爷爷 （拦）小凤，别喊！我……不见她了。见了她，
我，我更难受！

小 凤 （向远处喊着）妈！
〔小凤妈持一玉米苗上。

小凤妈 啥事？

小 凤 妈，爷爷他又要走！

小凤妈 大伯，你……

韩爷爷 我，我不能再连累大伙儿了……

小 凤 爷爷！

韩爷爷 小凤，爷爷不想走哇！爷爷不想离开大伙儿。爷爷
是没办法啊！

小凤妈 大伯，这都怪我。老支书说了，这几年我们工作没
做好，照顾你老人家不周到。大伯，你就是打我、
骂我都行，可绝不能往那条路上想啊！不管咋说咱
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总会有个办法。

韩爷爷 （苦笑）唉，话是这么说，可咱们队到啥地步了，
我知道，我全知道！麦子上场了，心里也凉了！一
亩打不到五十斤，唉，又得吃回销，靠救济。小凤
她妈，咱这是啥命啊！我七十一了，土埋到脖子
的人了，躺在炕上白吃白喝，心里不忍呐！我还是走
吧。我知道，一走，就回不来了，就做了外乡的鬼
了……

小凤妈 大伯！

小 凤 （同时地）爷爷！

韩爷爷 队长，我不怪你。我咋能怪你们？乡亲们再好，也架不住穷啊！队里到了这个地步，我这五保户，保不住了！

小 凤 爷爷，你别走！我不上学了，我参加劳动，我养活你！真的，爷爷，你不说我跟你的亲孙女一样吗？爷爷，你不能走！

小凤妈 大伯，咱是穷，咱不能老穷，总有一天党中央会给我们做主的，眼下咱得想办法渡过难关。麦子完了还有玉米，以秋补夏嘛。老支书说了，咱一定抓好这一秋！

韩爷爷 秋？（摇头）

小凤妈 咋？长势不错。

韩爷爷 别光看长势好，都出了虫了！

小凤妈 我到地里看了，不怕。只要这一两天里头洒上农药，能治！大伯，你放心，回去歇着去，我们今晚就洒农药。

韩爷爷 你呀，别给我说宽心话了！队里连给牲口灌药都没钱，拿啥买农药？

小凤妈 大伯，你抬头看嘛！咱这满山杏树，今年能卖钱了！

韩爷爷 ……杏子，黄了。

小凤妈 黄了，杏子黄了！这一百棵，都是老支书从赵家山引回来的良种杏儿。今年结果了，见利了！大伯，咱们有盼头儿了。老支书说了，咱跟上赵家山学，

穷队一定能变成富队！

韩爷爷 赵家山？赵家山日子过好了？

小凤妈 人家富了！集体富了，社员也富了！

韩爷爷 能吃饱肚子了？

小凤妈 好我的大伯，人家的粮食，堆着垒着，吃不完，家家户户还都有个存折儿！

韩爷爷 存钱？唉，不借钱就好，还存钱？

小凤妈 大伯，哪能都象咱，你等着瞧吧，咱跟上赵家山学，有个两三年，咱家家户户也能进银行存钱！

韩爷爷 真的？

小凤 爷爷！我妈啥时候哄过你，当然是真的！爷爷，你不走了，啊？我扶你回去吧。

小凤妈 等等。（进屋端一碗盐出）大伯，老支书早上跟我说了，你那盐罐子又见底儿了，给，你先拿上点儿。老支书上县里开会去了，回来给你捎二斤来。

韩爷爷 哎……倒我手巾里吧。（掏手巾铺桌上）

〔小凤妈倒盐，韩爷爷把落在手巾外的盐，收回手巾里。

小凤 爷爷，别要了，有土了。

韩爷爷 不怕，不敢糟蹋东西！

〔隔墙传来小孩哭声。

小凤妈 小凤，你把药送过去了么！

小凤 哟，我光顾了磨镰，忘了。

小凤妈 快送去，快！

〔小凤急下，与上场的会计相撞。

会计 哎哟，我的小姑娘奶奶！嗨，踩死我了。

小 凤 你跑啥？

会 计 你跑啥？

小 凤 我有急事！（下）

会 计 我比你还急！队长，坪上那片儿地，也有虫了！

小凤妈 我知道了。你打电话问供销社没有？咱的杏儿，他们到底要不要？

会 计 打了八遍了，没人接！队长，别等了，傻老婆等蔫汉子，等到啥时候去？拉上走吧！他供销社收就收，不收咱就市场上卖去！

小凤妈 对！我也这么想，不行咱就上市场！

韩爷爷 会计，能下多少杏儿？

会 计 两万来斤，能卖几千块钱。五保爷，队长说了，卖了杏儿先给你发几块。

韩爷爷 干啥？

会 计 给你扯件褂子，换换季呀！

韩爷爷 胡说！

会 计 这是队长说的，你问嘛。

韩爷爷 谁说的也不能这么办。队长，卖了杏儿，赶紧买农药，保秋要紧！我老骨头老肉的，还讲究个啥？你就给我发一块钱，够吃盐的就行了。（向会计）娃娃呀，有了钱可不敢乱花！

会 计 好我的爷，就这俩钱儿，还敢乱花？真恨不得把一个麻钱儿掰成两半了使唤！……队长，马上装车吧？

小凤妈 好。

韩爷爷 装车？不行！你们不会！

会 计 五保爷，要造原子弹，咱不会，装车，还凑合。

韩爷爷 凑合？你娃见过这杏儿吗？吃过这杏儿吗？（顺手从枝头摘了个杏）告诉你，这叫香蜜杏儿，又香又甜，一兜水呀！（咬一口）嗯，就是一兜水。你尝嘛，我说错了？

会 计 我吃了，真是一兜水儿，拿到手里不用咬，得……（做吸吮状）这样吃才行。

韩爷爷 还是的！这怕碰，你们装不了，得我去！

会 计 （拉住）好我的爷！你千万别去！

韩爷爷 咋？

会 计 看把你碰着。那儿又是箩筐又是扁担，碰你一下，你就散了架子喽！

韩爷爷 碰着我，叫你娃给我买药去。

会 计 你想吃药？今天不行，明天！明儿你就是要吃人参、鹿茸、牛黄、狗宝，队里也有钱买，论斤的吃，都行！

韩爷爷 （唾他）呸！你盼我害病呀？告诉你，咱有盼头了，我得好好活着！唉，我这病，不在身上，在心上！

〔小凤返上。

小 凤 妈，小拴锁儿烧得烫手！

小凤妈 药喝了吗？

小 凤 喝了。二嫂子还说谢谢你。我说，谢啥，都是我爹的药，不是买的。

会 计 哎？那药能治你爹，也能治牛吧？

小 凤 你爹才是牛呐！

会 计 不，不！我想你爹的药，也能治牛的病！

小 凤 你还说！你还说！（打会计）

会 计 哎，哎，谁跟你开玩笑？你听嘛！

〔远处传来牛的哀鸣声。〕

会 计 咱的老犍牛病得大发了！冲着满囤儿大叔叫，叫得直哭。满囤儿大叔搂着牛脖子，唰唰地掉眼泪。哎呀，我头回儿见满囤儿大叔掉泪，我心都酸了！队长，咱就剩那几头牲口了，再要死上一两头，二牛抬杠都抬不过来了，人拉犁吧！唉，我爹种地，是二牛抬杠，我种地，是人拉犁，好哇，黄鼠狼下耗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

小凤妈 别卖嘴了。快叫你满囤儿叔把牛拉到兽医站去。

会 计 队长。（做伸手要钱状）

小凤妈 咱卖了杏儿给送去。走，装车去。

会 计 唉，多亏老支书，给咱接了这一百棵杏儿啊！

〔会计和韩爷爷下。〕

〔小凤妈欲下。二嫂从墙缺口露面。〕

二 嫂 队长！队里卖杏儿去？

小凤妈 啊，你捎啥？

二 嫂 队长，求你个事。我那口子没在家，拴锁儿病着，我离不开，我家的杏儿，队上给捎着卖了吧。

小凤妈 行。小凤，你给担去。叫会计过一下秤。

小 凤 哎。（下）

小凤妈 （走近墙边）小拴锁儿咋样了？

二 嫂 烧还不退……

小凤妈 抱卫生院看看去吧，别耽误了。

二 嫂 唉！剩下几个鸡蛋，昨天换了灯油了。

〔墙后小凤声：“二嫂子，扁担呢？”

二 嫂 这儿呐！（闪入墙后）

〔小凤妈摇头长叹，进屋。

〔刘仲民骑自行车上，拭汗，从车上拿下挎包。

刘仲民 （有所见地）小凤！小凤！

〔小凤挑一担杏上。

小 凤 爹，你回来了？

刘仲民 干啥去？

小 凤 卖杏儿去。

刘仲民 卖杏儿？你妈呢？

小 凤 刚走。

刘仲民 干啥去了？

小 凤 给队里卖杏儿去呀。

刘仲民 叫回来！快！

小 凤 啥事？

刘仲民 快，快把你妈叫回来！

〔小凤妈从屋内出，一边往布袋里装着馍馍。

小凤妈 啥事嘛？把你紧张的。

刘仲民 你没走哇？唉！（松一口气，坐下掏烟）万幸。我要晚回来一步，麻烦了！

小凤妈 咋了？

刘仲民 咋了？（点烟）你们老支书到县上开会去了没有？

小凤妈 一早就走了。

刘仲民 你知道是啥会？你呀！……小凤，把炉子端来。

小 凤 我忙着呐。（欲担杏）

刘仲民 端去！

小凤妈 小凤，快去。

小 凤 （撂下扁担，嘟囔着进屋）人家急得火上房了，你还捣罐罐茶！

刘仲民 我嗓子都冒烟了！这么热的天，我骑上车一口气蹬回来的！你看，衣服都湿透了。

小凤妈 快脱下来！

〔刘仲民脱下外衣，小凤妈接过晾开。小凤端炉子及熬茶家什出。〕

小 凤 给！

刘仲民 拿水去！

〔小凤把熬茶家什一蹴，嘟囔着进屋。〕

小凤妈 啥事呀？把你跑了一身汗！

刘仲民 （架火，吹着）你等我先喝口水嘛！

小凤妈 你快点儿吧，我还忙着呐！

刘仲民 忙，忙，你就知道忙！你是闭着眼睛瞎忙，也不看看现在是啥形势！

小 凤 （端水出）给！（放下水又拿起扁担）

刘仲民 放下！

小 凤 还干啥？你的那套家什都给你拿来了，还要啥？

刘仲民 不许卖杏儿！

小凤妈 啥？

刘仲民 不许卖杏儿！

小 凤 为啥不许卖？那么多杏儿，吃得了吗？都叫它烂着？

刘仲民 烂了，也不许卖！

小凤妈 咱有大队开的自产证。

刘仲民 （放着茶叶）有自产证，也不许卖！

小凤妈 你啥毛病犯了？上回你不是说可以卖杏儿吗？咋又变卦了？

小 风 哼，说话不算话，一天三变卦！

刘仲民 你懂个屁！上回是上回，今天是今天！现在的形势，一天一个样！（从包中取出半导体收音机）你们听听！（打开收音机调台，一片嘈杂声）

小凤妈 （上前关上）有话快说，我没工夫听你这玩艺儿，吱吱哇哇的！

刘仲民 你呀，就吃了不学习的亏了，早晚犯错误！

小凤妈 我犯啥错误？

刘仲民 告诉你，最近反击右倾翻案又要掀高潮！县委书记靠边儿站了，新调来的县太爷年轻气盛，非要把运动搞出个名堂不可！上任三天，就免了四个公社书记！

小凤妈 他搞运动，也得让人卖杏儿呀！

刘仲民 还卖杏儿！县委下了文了，打击农村资本主义活动！

小凤妈 ……小凤，你看看去，老支书要是回来了，请他马上来。

小 风 哎！（欲下）

刘仲民 小凤！

小 风 干啥？

刘仲民 回来！找老支书干啥？今天叫他参加县上批判大会，我看凶多吉少。县委文件点他的名了，说他重副轻农，发展集体资本主义，问题严重！

小凤妈 资本主义？……他是你入党介绍人，他这几十年搞的啥主义，，你心里不清楚？

刘仲民 唉，清楚又能咋样？我劝你，在这运动头上，一定要有个冷静的政治头脑。要和错误路线挂上，可就不得了！

小 凤 哎呀，把你吓死了。怪不得社员说你们当官的，会上象老虎，会下象老鼠，嘴上咋咋呼呼，心里嘀嘀咕咕。

刘仲民 你！

小凤妈 小凤，快去！

〔小凤跑下。

刘仲民 小凤！……（看见茶溢，忙端茶）

〔小凤妈坐下出神。静场。

刘仲民 哎，愣着干啥，我还没吃饭呐！

小凤妈 （猛站起）吃饭？好，你等着！（欲下）

刘仲民 哎，哎！你干啥去？

小凤妈 我要饭去！

刘仲民 啥话嘛！

小凤妈 实话！好几百口子人穷得快要要饭了，你当公社书记的，管不管？

刘仲民 （跳起）你！

小凤妈 咋了？

刘仲民 现在忌讳啥，你偏说啥！

小凤妈 噢，不许说要饭？

刘仲民 现在，哪有要饭的！

小凤妈 你长眼了吗？社员们过的啥日子，你没看见？

刘仲民 （低声）有要饭的，也别嚷嚷嘛。只能说形势一派大好！现在说话要注意。

小凤妈 噢！现在，得昧着良心说话？

刘仲民 咋能这么说！现在形势，还是好的嘛。

小凤妈 我们队不好。

刘仲民 这要看你咋看哩。

小凤妈 咋看？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吃了今天没明天，我咋看咋不好。你到赵家山看看去，人家那才叫形势好呐！

刘仲民 还提赵家山，那是全县的黑旗，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今天县上大会重点批判的，就是赵家山。他们公社书记撤职查办了，连党籍都丢了。

小凤妈 他批判他的，我就看赵家山好。人家越过越富，路子越走越宽！

刘仲民 路子一宽，就走不直了，非走到邪路上去不可！你别光看赵家山粮多、钱多，我早说过，这年头儿，宁可穷点儿，不敢在钱上挖抓。一富，问题就来了！

小凤妈 噢，一富，就是资本主义。那社会主义呢，就是穷？

刘仲民 你……好了，好了，咱别抬杠。不管咋说，杏儿，不能卖！

小凤妈 不卖？几千块钱，就这么白扔了？

刘仲民 几千块钱又咋样？同志，咱要算政治帐！

小凤妈 别念咒儿了，念咒儿当不了饭吃！（把玉米苗撂刘仲民面前）你看看，玉米出虫了！……麦子完了，秋田再叫虫子吃光了，队里几百口子人还活不活？

刘仲民 （看玉米苗）……赶紧买农药嘛。

小凤妈 拿啥买？我给人家剁指头去？

刘仲民 唉，找银行贷款几个嘛。

小凤妈 银行是你刘书记开的？这几年咱借的还少哇？一万八千块的骆驼帐，啥时候能还上嘛！眼前放着几万斤杏儿不卖，伸手借钱去，这叫政治帐？这叫混帐！

刘仲民 你骂也没用，告诉你了，杏儿不能卖！

小凤妈 那就卖我去！真的，小凤也大了，能料理自己了。走，卖不了千儿八百，还卖不了三百二百的？走哇！

刘仲民 你疯了！

小凤妈 叫你逼的！

〔满囤上，看一眼刘仲民，蹲下。

刘仲民 哦，满囤儿，啥事？

〔满囤不语。

小凤妈 牛呢？大队兽医站给看了？

满囤 治不了。

刘仲民 牛又咋了？

〔满囤看刘仲民一眼，仍不语。

刘仲民 大队兽医站治不了，往公社送啊！你还在这儿愣着干啥？

〔满囤仍不语。

刘仲民 快去呀！

满囤 ……上回欠的，还没还呐……

刘仲民 告诉他们，我说的，这回还欠着！

〔满囤仍不语。

刘仲民 去呀！

满 囤 ……队长，车装好了。

小凤妈 （思想斗争片刻，毅然拿起布袋）走！

刘仲民 哪儿去？

小凤妈 卖杏儿去！

刘仲民 回来！我跟你把话说在前头，县委有文件，严厉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坚决取缔自由市场！只要你敢上市场，我就抓人，扣杏儿！

小凤妈 啊？你……

〔满囤一抱头，重又蹲下。

〔刘仲民喝口茶，打开收音机，拧大音量。响起广播员的声音：“……社员们说得好：如果让走资派重新上台，我们贫下中农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刘仲民 （拧小音量）听清楚了？

满 囤 （无精打采地站起）清楚，早就清楚。我们吃的就是二遍苦，受的就是二茬罪！（欲下）

刘仲民 你说啥？

小凤妈 满囤儿哥，你叫会计来！

满 囤 （回身）队长，活人不能叫尿憋死！

小凤妈 你放心吧，快叫会计去。

〔满囤下。

小凤妈 听见了吗？活人不能叫尿憋死！市场不让卖，你给咱另想个办法嘛！

〔刘仲民来回走动，不语。